



21316

團之子

劇作
卡連耶夫
烏蘭汗

三幕六場
烏蘭汗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三幕六場話劇

子 之 隊 團

卡達耶夫著
烏蘭汗譯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中
國
新
華
書
店
東
北
分
店
印
行

中
國
新
華
書
店
東
北
分
店
印
行

團 隊 之 子

著 者 卡 達 耶 夫
譯 者 烏 蘭 汗
出 版 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
發 行 者
印 刷 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廠

總店：瀋 陽 市 馬 路 醫
分店：瀋陽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
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營口 內蒙

1947.8. 瀋. 5,000

塔齊雅娜的十八歲的青年團女團員。她原來就是莫斯科中學女生卓婭·柯斯莫捷維斯卡亞。

(擇錄自報紙)

⊖ 維列雅(Верея)——莫斯科西南的城市。

人 物

- 瓦尼亞·孫柴夫（簡稱瓦）
葉納基耶夫（簡稱葉）
畢典國（簡稱畢）
郭爾布諾夫（簡稱郭）
沃斯克列先斯基（簡稱沃）
耶高羅夫（簡稱耶）
梭勃列夫（簡稱梭）
果瓦列夫（簡稱果）
馬特維耶夫（簡稱馬）
上校——團長（簡稱上）
德國男子（簡稱男）
德國女人（簡稱女）
聯絡軍官（簡稱聯）
外科醫生（簡稱外）
女軍醫（簡稱醫）
交通女兵（簡稱交）
步兵
飛行士（簡稱飛）
工兵
崗哨
紅軍戰士、偵察員、德國士兵等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公路。交通兵們的哨舍。離哨舍不遠的地方，坐着幾個戰士，他們等候順路的汽車。天漸漸黑了。遠處傳來大炮轟擊的聲音。

工兵（一邊寫信一邊唱）

烏雲朵朵
覆壓在祖國的上空，
親愛的母親啊，你別哭着
送子去長征。
親愛的母親啊，你別哭着……

（槍聲。）

（傾聽）咱們攻哪，攻哪！

（女軍醫上。）

醫 同志們，大家都好啊！

羣聲 好！也祝您好！

醫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……怎樣都在等車嗎？

步兵 是！都是乘客。請坐吧，軍醫同志！

醫 謝謝。怎麼公路上還見不到汽車呢？

交 十八公里外的過河橋給炸毀了。現在正修理哪！

飛（對大夥）車來啦！

（衆人，除了女軍醫和交通女兵外，一齊下。

華典國與瓦尼亞上。）

畢 那兒怎麼的啦？怎麼公路上沒有車呢？

交 十八公里外的過河橋給炸壞啦。現在正修理呢！你們坐下來休息一會兒。等一等吧！

畢 等一等！……（對瓦尼亞）這都是因為你！瞧着吧——在這兒得等到天黑。說我對你怎麼辦呢？

瓦 您坐下，睡一會吧！

畢 睡一會？好小子！我看你也未免太滑頭啦！

瓦 什麼地方滑頭？

畢 滑就滑在這兒啦，我一眯着你好溜啊！

瓦 大叔，我不會溜的！

畢 別裝老實啦！

瓦 我沒裝。

畢 喂，過來過來。這不是又解開扣了？說實話！

瓦 天理良心沒解開，

畢 讓我瞧瞧。

瓦 瞧吧，喏！

畢 （扯扯繩扣）嚶，還好。

瓦 沒個解呀！二重豬蹄扣。

畢 小聲點。當着大夥面多不好意思。別人看見我用繩牽着你，該笑話啦。不大好意思。安靜點！

瓦 行。

（傳來「乘客們」回來的騾動的聲音，戰士們和飛行士們上。）

畢 你們都好啊，朋友們！

（戰士們分別坐下，吃東西。）

（坐）小瓦尼亞坐下吧！

瓦 （坐）大叔，您不必疑心！睡您的吧！汽車一到，我馬上就把您叫醒。

畢 算了吧，小伙子！別逗啦！上了你一次當——夠了，老家雀不會受兩次騙的。來吧，來，別叫別人瞧見繩子，不好意思。我把繩子用斗篷竊上。

瓦 行！

畢 你小點聲！

瓦 （低語）我聲音很小呀！

步兵 你們上哪去呀？

畢 從火線上往司令部去，送一個孩子，好讓他們把他弄到後方，上兒童會館或是小學。

工兵 你們從哪裏釣來這麼一個小伙呀？

畢 我們在德寇後方撿來的。偵察完了回來在半道上，看到一個孩子睡在泥坑裏，我用手電筒一照，他一下就竄起來了！直向我們撲過來！手裏攥着一個磨快的釘子。我好不容易來得及抓住他的手。

瓦 我一醒以為你們是德國鬼子呢！

步兵 嘿，你可真恨鬼子啊！

畢 事情明擺在這裏，他爹在圍城不久就打死了，怎能不恨！對不對，瓦尼亞？

瓦 對！德國鬼子佔領了我們的村子。我媽不願意把老牛給他們。他們衝着我媽一刀，我媽就斷了氣。

畢 他奶奶和妹妹活活都餓死了。

瓦 嗯，餓死啦！後來鬼子們又把村子給燒光，後來我揣着餓腸袋討吃的，後來……。

畢 嗯，後來，後來又後來的下去了……。

工兵 你幾歲啦？

瓦 十二——就要十三啦！

步兵 嗯，老弟！從小就受了這個罪。

飛 戰神，你們怎麼不把他留在自己的砲兵連裏呢？

畢 我們本來打算把他留下，可是連長葉納基耶夫上尉不讓。他命令把他送到後方去唸書。

瓦 可是連長葉納基耶夫就沒看見過我。他要是看見的話，他準能把我留下。

步兵 你願意留下嗎？

瓦 非常願意呀，大叔！我反正還會跑掉去找他。

畢 不要操心啦，跑不掉！你們想想看，他在半道上已經闖了一次禍：從我手裏跑掉。大汽車開着，他就跳下來鑽進樹林裏去。我強死拔活的纔把他捉回來。

瓦 如果不是我的課本，您一輩子也捉不住我。

畢 不用操心，絕對能捉住！

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嘍。我在樹杈子上睡着啦，課本掉下來打在您腦袋上，您纔發現了我。若不然說啥您也捉不住啊。

畢 我千萬萬甯的告訴你。還沒有一個人從我手下脫逃過。

瓦 我可就脫逃了呢！

畢 逃不了。

瓦 如果不是那……。

畢 嘿，如果不是那……。

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嘍！

畢 管保能作判。

工兵 可是，小乖乖，你幹啥老帶着課本呢？

瓦 我已經三年沒上學了——怕忘光了，所以拿着課本唸。

飛 你認識字嗎？

瓦 認識。

工 來，給咱們念一段聽聽。

瓦 (翻出讀本)『奴隸不是我們。我們不是奴隸。用斧子劈柴。用柴填爐子。樹林裏有黑熊和松鼠。』

步 够啦，够啦！有兩下子呢！

瓦 他們答應供給我一切。答應給我做套軍服。答應帶着我去偵察。我知道他們那塊地方的每一個草堆。我隨便什麼地方都能把他們領去。

畢 可惜沒有成功。

瓦 大叔，你別送我到後方去啦！咱們還是回部隊去吧！這對您有什麼關係？

畢 這是命令。

瓦 您別聽呀！

畢 那可不行，老弟！在軍隊裏不能那樣隨隨便便。

瓦 大叔！

畢 不行！

瓦 我自己走！

畢 嗚，老弟，不至於了吧！你不會再脫出我的手了！

瓦 我一定會走掉！我比你奸。您用指南針找我都沒有找到。

畢 這是他信口開河。我多啱用指南針找過你？

瓦 找過！您沒有看見我，我從樹上可看見您了呢！

畢 你看見什麼啦？

瓦 看見您在我的腳印上對指南針來着。

畢 這個小鬼！

（衆人哈哈人笑。）

（嚴厲地）老弟，這不是你能明白的事。我只是按着指南針確定一下別迷失了回公路的方向。這事與你毫無關係。

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嘍！您是看着指南針找我的。我知道。您只是沒有找到罷了，因為我把您給騙了。可是我不用什麼指南針在半個鐘頭內就能找到您，不管在什麼地方。白天也罷，黑夜也罷都一樣。

畢 老弟，你的牛皮吹的也未免太大哩！

瓦 不然咱們打個賭！

畢 嚇，跟你還打賭！

步 有誰輸嗎？

（衆人笑。）

畢 他還太年輕啊。

工 嗨嗨，你這位戰士呀！太糟啦！讓個毛孩子給叫住了。

畢 說的吧！

瓦 嗷，不然咱們就試試看。

飛 對呀，需要打個賭試試看！

畢 我不打賭。

瓦 嗷，那就不打賭，隨便試試看。您隨便用什麼蒙上我的眼，然後離開我隨便走向那去。過五分鐘後我去找您。

畢 你就找不到！

瓦 絕對能找到！

畢 一輩子也找不到！

步 你們試試，我們看看。

工 打賭的呀！打賭的呀！

瓦 試試吧！

畢 來吧！說什麼你也找不到！

瓦 綁上我的眼睛吧！

畢 來吧！（着手蒙綁瓦尼亞的眼睛）

瓦 解開我的繩子，要不然讓我怎麼找呀？

畢 那當然！先得把眼睛蒙好。（纏眼睛）找不到的！

瓦 找得到！

畢 找不到！

瓦 找得到！

畢 找不……

（戰士笑。）

慢着！慢着！這成了啥事啦？我離開你到樹林子裏去，你趁

着這個工人撒腿就溜掉！唉嘿，那可不行，小傢伙，我看你也太滑頭了！

工 這可真妙啊！唉呀哈……

步 小傢伙真有辦法，有兩下子呢！

飛 真是一個好樣的人兵！

工 真是個小滑頭！

畢 （嚴厲地用指頭威脅瓦尼亞）你瞧着，瞧着吧！老實點！

瓦 （低聲）您怕我跑掉嗎？

畢 我一點也不怕，只是你的廢話太多了。我的腦袋都叫你給搞疼了。

瓦 您不必怕，反正我怎樣也會從您手裏逃掉的。

畢 好啦，好啦，小鬼！

（電話鈴響。）

交 （拿起耳機）是的，是的。啊……啊……是呀，榮夢滿！算了吧！不能更早一些麼？喲，好吧！（向眾人）汽車在一小時內是不會到的了。你們先休息吧！

步兵 他媽的，又出毛病了！

飛 媽的！咱步行去。

工 少尉同志，您到哪去？

（飛行上下。）

靠不了啦！我自己的意思是滿可以睡一覺。（鈴東西欲睡）

畢 喲，先別走啦！瓦尼亞，躺下睡會吧！（倒下，檢查繩子，扯勁了幾下。）

瓦 喲？拉我幹什麼？

畢 沒什麼。睡吧！這叫檢查錢路，他媽的，真想睡！眼睛好像年糕，直往一塊粘。

瓦 您睡吧！不必疑心我！

畢 你怎麼不睡呢？

瓦 我睡呢。人叔，我睡着啦！祝您晚安。『祝您晚安，把美夢做一番，祝您在夢鄉和驢羊會會見。跟驢談到天放亮，跟羊談到日上三竿。祝你晚安，把美夢做一番。』

畢 你既然睡着啦，還說什麼話！

瓦 我說夢話呢！

畢 老弟，你太滑頭啦！

瓦 反正我要走開！

畢 什麼？

瓦 反正我也不走開！

畢 拉倒吧。沒什麼談的了，睡吧！

瓦 我睡呢。

畢 得得！（打哈欠）

（瓦尼亞悄悄爬開了。畢與國睡醒。）

瓦尼亞你在這兒嗎？小牧童！

（寂靜。）

在這呢！睡呢！噯，睡吧，睡吧！一會兒咱們就走了。小伙子睡的真香啊！小瓦尼亞，你聽見嗎？（扯扯繩子）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：我扯他，他都覺不出來。真是個孩子！（扯扯繩子）

（槍聲連響。）

醫 （醒，氣昂昂地）喂！喂！我真不明白這兒是怎麼回事？是誰在跟我搗亂，妨礙我睡覺？為什麼總有人扯動我呢？

畢 噯喲！解開襁褓！跑啦！站住！逃啦！唉咳，我的老天爺！天理良心，完哩！又沒啦。同志們！

工兵 （在夢中）怎麼，咱們在進攻嗎？

畢 你們沒看見那個孩子嗎？

交 孩子走啦。

畢 走啦？

交 走啦！

畢 那去啦？

交 我怎能知道呢？

畢 老半天了嗎？

交 半天啦。

畢 走啦！同志們，究竟是怎麼一碼事呀？往那邊去追呀？

交 現在已經追不上了。別再去找風吧！

畢 多謝您了！

（稍停。）

唉，讓他媽見鬼去吧！媽的！（跑下）

交 可憐的小孩子……囉……「祝您晚安，把美夢做一番！……」

幕後傳來畢典國的喚聲：「瓦——尼——電——！小牧
——童——！」

（幕 落）

第 二 場

樹林之一頭。右邊是塌了的農舍。跟前站着一個崗哨。
瓦尼亞上。

瓦 （對崗哨）大叔，請問您一句？官長在什麼地方呢？

崗 閃開，我在站崗，不能多說話。

瓦 我只問一句。

崗 （嚴聲厲色）閃開！

瓦 哎呀哈，好大的火呀！

（小孩了——上等兵沃斯克列先斯基身穿哥薩克服裝，
從幕後跑出來，嘴裏唱着「逍遙在頓河之畔」。他一眼
看見瓦尼亞，站住。）

沃 你在這兒站着幹什麼？

- 瓦 我願意，我就在這裏。
- 沃 從那來的，回到那去。
- 瓦 你自己去吧。這兒不是你的地方。
- 沃 這兒是我們的地方。
- 瓦 怎麼？
- 沃 這麼。我們的分隊駐紮在這兒。
- 瓦 什麼分隊？
- 沃 你管不着。看不見——我們的馬。
- 瓦 你是做什麼的？
- 沃 你懂不懂看肩章？
- 瓦 （猶豫地）我懂。（強硬）懂啊！
- 沃 那就得了！看不見肩章上的花麼？近衛騎兵隊的上等兵。明白嗎？
- 瓦 啊，上等兵！這樣上等兵我們倒是頭次見着！
- 沃 咱們可就是上等兵呢！（指着胸前獎章）見過嗎？
- 瓦 這又有什麼了不起的？
- 沃 了不起是沒什麼了不起的，可是是一枚「立功」獎章。得啦，回你原來的地方去吧，趁着手腳還齊全的時候。
- 瓦 你別太裝洋相！不然你會吃到苦頭的。
- 沃 吃誰的苦頭？
- 瓦 吃我的。
- 沃 你敢打？老弟，你還小哪！
- 瓦 不比你小。
- 沃 過來，比一比，
- 瓦 來吧！
- 沃 不過別耍滑頭。可別翹腳！

（比身材。）

看見了沒有，比你高多少？整整高一巴掌！算了，老弟，還

不够個啊！

瓦 因爲你穿着馬靴呢。

沃 穿着馬靴，……你幾歲？

瓦 你管不着。你呢？

沃 十四啊。

瓦 嚇！（打哨）

沃 『嚇』什麼？

瓦 那你又算個什麼兵呢？

沃 普通兵啊。屬近衛騎兵隊啊。

瓦 說的倒好聽，沒那事！

沃 沒啥事啊？

瓦 你還過於小呢！人家不要這樣的。

沃 可是人家可就要了我呢。

瓦 給你供給嗎？

沃 當然囉！

瓦 別吹啦！

沃 還沒有這種習慣。

瓦 那你起個誓！

沃 近衛軍的良心話。

瓦 樣樣供給都有你的份？

沃 一樣不缺。

瓦 也給吃的？

沃 也給吃的。

瓦 嘿嘿！

沃 你就『嘿嘿』去吧！

瓦 武器也給？

沃 當然嘍，應該給的東西樣樣全。『看見我的小軍刀沒有？老弟，這是一把名刀啊！札拉托烏斯克刀。如果你願意知道的

話，它能變成車輪形也斷不了。你說怎樣，啊？！咱還有件小皮斗篷呢！

瓦 別扯啦！

沃 天理良心決不說謊。對你說的是近衛軍的良心話。它是一件很像樣的小皮斗篷。漂亮極啦！不過只有作戰時我纔穿它。現在它在咱後面的大車裏呢！

瓦 （傷心地）在車裏呢……你倒是走運啊！可是他們沒有要我。起初要啦，後來說：不許可！我有一次還在他們營寨裏睡過一宿呢！還吃過飯。往杯子裏給我倒了這麼大塊好砂糖。撐得簡直沒法動彈了！

沃 你在誰那兒？

瓦 偵察員那裏。砲隊那裏。

沃 （枯燥地）既然他們不願收你當兒子，那必是你沒能讓他們看上眼……

瓦 怎麼——當兒子？當什麼兒子？

沃 很明顯的，當什麼兒子：團長的兒子呀！不這樣的話就不許可收留。

瓦 你是兒子嗎？

沃 我是兒子呀！老弟，我在咱們哥薩克隊裏已經當了兩年兒子啦！他們還是在斯莫稜斯克的時候就把我收下了。老弟，沃斯克列先斯基少校把我親自寫在他的名下了，因為我是個沒爹沒媽的孤兒。所以我現在的名字是近衛上等兵阿列克塞·沃斯克列先斯基，並就在咱爹沃斯克列先斯基部下充任聯絡員。我的老弟呀，他有一次作戰還把我帶去了呢！咱們的哥薩克們半夜在德寇敵人後方弄個翻天覆地。等我們一回到駐紮着德寇司令部的村子裏，德國鬼子們就提着褲子往外跑！我的老弟呀！那可真是個天大的笑話！我們在那兒砍死了一百五六十口德國鬼子呢！我們就像砍白菜似的東一刀西